

西域狼祖叙事在史诗中的多重演变

刘振伟¹ 彭无情²

(1.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 乌鲁木齐 830054; 2. 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 史诗作为神话、传说、历史和诗的综合体, 代表着英雄时代审美的最高成就。在史诗中, 古老的神话体系, 依然在史诗叙事中闪耀光芒。尽管神话依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史诗中神话叙事的改变却在所难免。可以明显地看到, 神话叙事在融入史诗的过程中已然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回鹘史诗《乌古斯可汗》中, 可以辨析到西域狼祖神话叙事在史诗时代发生的这些变化。

〔关键词〕 史诗; 西域神话; 乌古斯可汗; 狼祖; 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4) 01-0113-07

狼在西域文化史上, 地位和影响曾经极为显赫。关于它的各种叙事, 在西域各民族间蔚为大观。笔者曾撰文指出, 在西域狼祖神话各种变文及异文形成的繁复的文本链背后, 存在一个极为稳定的叙事结构, 即“英雄被抛弃(或陷入困境)、狼哺育(或拯救)英雄、英雄回归成为族群祖先(或取得胜利)”的情节模式。

神话与历史的不断碰撞, 以及与其他神话、传说等叙事的相互杂糅, 再加上多重叙事手段的逐渐成熟与交叉运用, 遂使一种恢宏的叙事成为可能。史诗正是这种产物, 是神话、传说、历史和诗的综合体, 代表着英雄时代审美的最高成就。在史诗中, 尽管神话依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史诗中神话叙事的改变却在所难免。

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是一部流传在古代回鹘人民中的英雄史诗, 可以作为我们解析狼祖神话^①与狼人史诗之间的关联

的范例。该史诗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乌古斯一生下来就异于常人, 40天后就长大成人。他生相怪异: 脸是青的, 嘴和眼睛是红的, 全身长满了毛。他有公牛一般的腿, 狼一般的腰, 黑貂一般的肩, 熊一般的胸。乌古斯为民除害, 在森林中杀死了独角兽。一天, 乌古斯在一处膜拜上天, 这时从天上射下一道光, 光中有位姑娘。姑娘十分漂亮。乌古斯爱上了她, 娶了她, 生了三个儿子, 长子名叫太阳, 次子名叫月亮, 三子名叫星星。

一天, 乌古斯又在一个树窟窿中看见一位姑娘, 她十分漂亮, 眼睛比蓝天还蓝, 发辫像流水, 牙齿像珍珠。乌古斯也娶了她, 生下三个儿子, 分别名为天、山、海。

〔收稿日期〕 2013-06-12

〔作者简介〕 刘振伟(1976-), 男, 重庆江津人,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教授, 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民汉比较文学研究, 少数民族文学及文学理论研究。

彭无情(1980-), 男, 湖北黄冈人, 新疆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宗教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域神话研究”(项目编号: 10BZW110)和“民族地区宗教和谐与社会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12XZJ021)阶段性成果。

^① 有关狼祖神话的若干分析, 参见刘振伟《狼叙事与西域诸民族》(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一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年, 247—265页); 刘振伟《西域狼祖神话链的表象与本相》(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四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年)。

之后，乌古斯作了可汗，开始了征战，征服了阿尔顿汗（金汗）、乌鲁木（罗马）皇帝、女真、身毒（印度）、唐古特（西夏）、沙木（叙利亚）、巴尔汗（西辽）等。最后，乌古斯封地给诸子：三子在东方，三子在西方。^①

成书于14世纪的《史集》中以及成书于17世纪的《突厥世系》中均有关于乌古斯的事迹，^{[1][2]}只是，后二者中的乌古斯，已经是虔诚的穆斯林了，史诗中原有的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东西业已消失。在《突厥语大词典》中，乌古斯是作为突厥部落之一存在的，含有22个氏族。^[3]公元8世纪所立的《敦欲谷碑》讲到了乌古斯人对突厥人由敌对到臣服的转变。^[4]由此可知，至少在唐代，乌古斯应该是一个较为强大的部落，乌古斯大概是该部落创建者的名字，因其赫赫武功、受人景仰而在史诗中被世代传颂。

以上，是史诗中能够落实的部分，是历史在史诗中隐约的影子。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英雄的形象在传唱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神话化了，如史诗中的英雄异于常人的长相、超人的力气和惊人的勇敢等等。在这种神话化的进程中，西域原有的神话叙事传统元素被融入进来，如上天膜拜（腾格里崇拜），天光中的女子（天光受孕），树窟窿中的女子（树生人的神话），太阳、月亮、星星、天、山、海的命名（天体、自然崇拜）等等。古老的神话体系，依然是史诗叙事中闪耀的光芒。然而，可以明显地看到，神话叙事在融入史诗的过程中已然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本文旨在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史诗为代表，探讨西域狼祖神话叙事在史诗中发生的这些变化。

一、胜负关键：功能上由人祖向英雄助手的转变

在《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狼已不是拯救、哺育并最终与英雄交合产生族群的人祖，只是辅助英雄取得胜利的助手：

……

四十天之后，
来到了慕士塔格山下，
扎下营帐，

静静地睡下。

翌日黎明时候，
乌古斯可汗的营帐里，
射进来象日光一样的一道亮光，
亮光里出现一只苍毛苍鬃的大公狼。

苍狼对乌古斯可汗说：

“喂，喂，乌古斯，
你要去征伐乌鲁木，
喂，喂，乌古斯，
让我在前面来带路！”

乌古斯可汗起营上路了。

只见队伍前头，
走着一只苍毛苍鬃的大公狼，
于是队伍紧跟在苍狼的后面行进。

走了好几天，

大公狼停下来了。

乌古斯和队伍也停了下来。

这里有条大河叫亦得勒河，

就在亦得勒河畔，

在一座黑山下，

摆开了战场，

用弓矢、长矛和大刀进行战斗。

两军之间好一场恶战，

人们心头充满了悲伤！

搏斗、厮杀如此地激烈，

亦得勒河水红如朱砂。

乌古斯可汗得胜了，

乌鲁木汗败逃了。^{[5] (P. 19—24)}

叙事中，狼在神话般的在亮光中的出场，也有着相应的神性因子——其中狼的形象是“苍毛苍鬃”，而苍色，与神性神秘相连：

兰色（KOK，音译“阔克”），是神圣的色彩，凡与蓝色相关的东西都是神圣的。

突厥史诗中经常使用“阔克别吕”（苍狼、“阔克加勒”（苍色鬃毛）等词汇来形容英雄。如人们长称“阔克别吕玛纳斯”（苍狼玛纳斯，“阔克加勒玛纳斯”（青鬃狼玛纳斯）……^[6]

甚至，狼再一次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诗对传统狼祖神话中狼神的尊崇。但是改变在所难免：狼只是英雄祖先取得胜

^① 此为笔者参照耿世民译《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改写而成，原译文为诗体。

利必不可少的助力，为乌古斯可汗领路并选择作战地点，帮助他击败了乌鲁木汗。神话中狼作为人的动物始祖的印痕，在史诗叙事中被削弱了，这在后来的传说里得到进一步印证：

一次，维吾尔人打了败仗。他们被敌人围困在一个山腰上，无路可走，面临覆灭的危境。这时，突然见一只狼朝山的方向走来。处于险境的维吾尔军民尾随着这只狼，走到山脚下。狼走进一座山洞，维吾尔人也跟着走了进去。他们在黑暗的洞穴里走了很长的时间。最后，狼把他们带到山洞的另一个出口，眼前变得豁然开阔、明亮起来。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水草丰茂，如天堂般美妙的大草原。维吾尔人从死亡线上被拯救出来。从此，他们把狼视为一种神圣的动物加以崇拜。

这里传递的一个明显的信息是：并不是因为是族群的祖先，狼才帮助族群，受到族群成员的崇拜，而是因为帮助了族群，它才成为崇拜的对象。同样的信息也出现在题为《安哥南霍》的古代维吾尔歌谣中：

这只狼见有个山洞就从中穿过，
有个铁匠紧紧盯着；
……

狼对铁匠进了一言，
使铁匠戴上王冠，登上可汗宝座，
他亲自探索引路，
他用右手高擎着旗纛。
狼的名字叫博坦友纳，
这块故地的名字叫安哥南霍。

而在另一则古老叙事诗《额尔古涅—昆》^[7]中，也有着类似的记载。

在上述诸例中，狼不再是神灵，而只是“神圣的动物”，英雄们凭借着狼的指引和帮助战胜敌人，获取王位。但是狼与人的界限判然分明，人们与狼在狼祖神话中的血亲关系，已然不着痕迹。然而，在这些叙事里，狼毕竟还是一个生动而鲜明的具体形象，在叙事中占据着一定的比重。再往后发展的叙事里，狼祖甚至连具体形象也随之消隐了。英雄叙事诗《阔布兰德》这样描述：一天清晨，阔布兰德发现有神狼守候在

身边。这只狼曾从阔布兰德胸上腾跃过三次，从此阔布兰德上身有着过人的力量，下身却绵软无力。相似的情节还出现在历史叙事长诗《贾尼别克》中：贾尼别克在荒野睡觉，两只苍狼走来，从他的胸前来回跳跃，这使他的胸获得了苍狼的神力和特性。狼祖的力量就这样被“内化”了，与英雄合为一体，但明显地，狼的作用不再是显性的存在，而是一种隐性的因素。

所有的这些叙事都异口同声地宣布：狼不再是族群的祖先，甚至与族群的英雄祖先不再有血缘关系。那种内在的神秘的关联已被斩断，狼与英雄祖先的联系被突出的是一种外在的功利关系——它帮助了英雄祖先或者赋予了英雄祖先某种力量，而英雄祖先在借助狼的助力的时候，也巧妙地借助了传统神话叙事的力量，为自己增添了神性的光环。这种因果关系的转换，既可视作后人对狼祖神话的一种“当代”阐释，也可视为其对“狼”作为族群祖先产生怀疑但又对传统依依不舍而进行的叙事改造。狼于是从族群的祖先变为族群英雄祖先的助力。但无论如何，我们依然能够从这些叙事中看到狼祖或明或暗的身影。

二、“集体转性”：性别上 由雌性向雄性的转变

《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不止一次提到狼的性别，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在早期文本中的狼，大多是以“母狼”的形象出场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现象是对突厥人母系社会的反映。如马长寿认为突厥“以狼为图腾之事在女系氏族时代就已经形成了”；^[8]姚大力则谓“突厥人的先世传说可能保留着对母系时代的片段回忆”。^[9]如是，文本中对“公狼”的强调，蕴含着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信息：突厥社会于此时已然进入到了父系制阶段。尽管西域各民族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这一历史进程，在史书的记载中付之阙如，然而我们如果将西域狼祖神话的各种版本聚合在一起，从历时的角度予以仔细检点的话，却不难得到若干的线索。为便于表述，现将西域若干涉及狼祖神话的文本例举如下表：

序号	梗概或原文	出处	记载时间	性别
1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於野。乌嗟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	《史记·大宛列传》	公元前二世纪	雌性
2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	《汉书·张骞传》	公元一世纪	雌性
3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俗云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魏书·高车传》	公元六世纪	雄性
4	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	《周书·突厥传》	公元七世纪	雌性
5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儿，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欻然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	元龟、《隋书·突厥传》、后《册府元龟》、《通典》记载与此略同。	公元七世纪	雌性

序号	梗概或原文	出处	记载时间	性别
6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姓阿史那氏。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足断其臂，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饵之，及长，与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在狼侧，并欲杀狼。于时若有神物，投狼于西海之东，落高昌国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迴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外托妻孕，其后各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渐至数百家，经数世，有阿贤设者，率部落出于穴中，臣于蠕蠕。至大叶护，种类渐强。	《北史·突厥铁勒传》	公元七世纪	雌性
7	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滕吉斯名字的水来，到了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	《蒙古秘史》	十三世纪	雄性
8	乌古斯一生下来就异于常人，40 天后就长大成人。他生相怪异：脸是青的，嘴和眼睛是红的，全身长满了毛。他有公牛一般的腿，狼一般的腰，黑貂一般的肩，熊一般的胸。之后，乌古斯作了可汗，开始了征战，征服了阿尔顿汗（金汗）、乌鲁木（罗马）皇帝、女真、身毒（印度）、唐古特（西夏）、沙木（叙利亚）、巴尔汗（西辽）等。在征战乌鲁木的过程中，依靠苍色大公狼的带路、指引，乌古斯取得胜利。	《乌古斯可汗的传说》	十三—十四世纪	雄性
9	《长鬃卡巴》：相传，古代有个残疾孩子，他自幼瘫痪，被父母弃于荒山野岭。一条母狼用自己的乳汁将孩子喂养大，使他变得强壮有力。后来有人发现了这个孩子，并且把他带回家中，家人给他取名叫“卡巴”。由于他的头发象狼鬃，于是人们又称他“长鬃卡巴”。他的子孙后代发展成为一个部落，并且以“长鬃卡巴”命名，成为柯尔克孜的喀巴部落。	《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	二十世纪	雌性
10	据说，古时候，哈萨克乃蛮部的一支突然遭到外敌的入侵。敌部烧杀掳掠，把这一支乃蛮人都杀光了，只留下一位年老力衰的巴特尔。他们砍断他的四肢，把他抛弃在荒野，企图让他羞愧地死去。敌人退去以后，跑来一只母狼用舌头舔他的伤口，巴特尔的伤竟然痊愈了。后来，母狼把巴特尔藏进阿勒泰山的一个峭壁岩穴里保护起来，并且一起过上了夫妻生活。他们后来有了孩子，子孙繁衍，这支乃蛮人又重新发展起来。因为母狼和巴特尔藏身的岩穴是在名叫额尔捷涅·孔的山巅，所以后来这支乃蛮也就名为额尔捷涅·孔乃蛮。	《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	二十世纪	雌性

以上关于狼祖神话主要文本中，1—8 为典籍所载，9—10 是民间话语。时间跨度则从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20 世纪。成书于公元 6 世纪的《魏书·高车传》所载的狼祖传说似乎是狼性别转化的一个转折点。那木吉拉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则“神话传说中的狼可能是父系始祖的意象”，是“突厥语民族先民关于公狼兽祖崇拜的比较完整的神话传说”，也是突厥语民族

“先民社会由母系转型为父系制时期牡狼崇拜观念的一种反映”。^[10]但此时期前后的其他关于狼祖的记载则显示出雌性狼祖依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到了 13、14 世纪的时候，我们则看到，这些关于狼祖叙事中的狼的性别，就全是雄性的了。尽管叙事时间和历史时间不能够精确地对应，但是从中我们依然不难发现，在西域，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进程，是复杂、多线、交替

并进而得以最终完成的。

三、符号化进程：由本体到喻体

在由神话叙事向史诗叙事迈进的过程中，神话总是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昭示自我的存在。它们与新产生的叙事遥相呼应，构成强大的互文关系。但是神话的核心形象逐渐由具象变得抽象，其原有的实实在在的与生命、情感息息相关的内容开始慢慢消隐，而各种更具象征性的附加的意义成分被通过各种形式的手段表现出来。简而言之，史诗叙事加速了神话叙事中核心形象的符号化进程。其中最为显著的而变化之一，是让神话形象在史诗中逐步从本体沦为喻体。历史神话化的进程同时也是神话历史化的进程，早期的历史叙事中渗透了较多的神话因子。至少在每段历史的开头总是这样。司马迁的《史记》，希罗多德的《历史》均是以神话、传说为开端的，文明时代的史书尚且如此，何况相对原始的“野蛮人”的“史书”。在草原人的历史记载中，我们总能看到神们活跃的身影，在《蒙古秘史》、《黄金史纲》、《蒙古源流》以及《突厥世系》等史书中，都采取了史诗叙事的手段，在英雄们攻城略地的身后，神们在拈花微笑。但神们毕竟把世界的舞台留给了人类，现实的因素在史诗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神性的因素则越来越少。自然的神灵们要么成为英雄们的助手（马、狗或者其他灵兽），要么成为英雄们的某一标志性特征。

如乌古斯：

他的腿像公牛的腿，
腰像狼的腰，
肩像黑貂的肩，
胸像熊的胸，
全身长满了密密的厚毛。^{[5] (P. 15)}

如玛纳斯的先人别兑奈：

他生性让人喜欢疼爱，
又有青鬃狼般的身体。^①

再如玛纳斯：

他的躯体洁白，脸色铁青，
是一只大公狼。

你说英雄玛纳斯象谁？

他象一只大公狼。^[11]

很明显，神话叙事与史诗叙事中的“狼”是“是”与“像”的区分，神话叙事中，狼是作为本体显示其功能与意义的，而到了史诗叙事中，狼则更多地作为英雄祖先的比拟之物而存在。在这样的比喻中，狼祖具体的音容笑貌，早已随风而逝，我们看得到的狼祖，越来越概念化，各种人为的象征意义被附加上去，狼形象开始作为一种资源被享用，例如成为部族的旗帜与灵魂。

乌古斯可汗向诸官和百姓下了诏令说：

“我是你们的可汗，
你们拿起盾和弓箭随我征战；
让族标成为我们的福兆，
让苍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
让我们的铁矛像森林一样，
让野马奔驰在我们的猎场。”

于是他率领军队，擎着纛旗出发了。

作为狼头纛的形象，显然在后世更加受到政治家的注意和利用。

乌古斯、玛纳斯们不再以动物的形象出现，也不再是动物始祖的子孙，但至少在生理上还保留着与动物祖先的某些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暗示着英雄们和古老神话中的狼形象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丝丝缕缕的联系，暗示着英雄们的勇武与神奇和古老的狼神密切相关。例如传说哈萨克族最大部落之一克烈的乌尼王之母去世后，克烈人为她树立墓碑，在很长时间内，夜里有两只大狼守候着。^[11]此时人们更加熟练地把自己比作是狼。“哈萨克叙事诗《塔尔根》中的主人公自称是一只‘粗野莽撞的狼’，民间诗人也高唱着‘啊、狼、狼；勇士们，你们要把自己当作狼’。在哈萨克谚语中，狼成为勇士的代称。”^[12]不难看出，即使叙事中已经没有了狼祖神话叙事的核心，但精神传统的作用仍然会让其成为缺席的在场，就是说，他们和狼祖神话强大的互文仍然能够让人们去回味、找寻到狼祖的身影。

但不论如何，狼在这里都只能以某种喻体的方式存在了，不再以本来的面貌出现在史诗中，其符号功能越来越被强化，而实体功

① 《玛纳斯》第一部上卷，居素普·玛玛依演唱，刘发俊、朱玛拉依、尚锡静翻译整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能则逐渐被削弱。这样做也许是出自一种实用功利的考虑：符号以其简化后的形式更容易得到记忆与传承，能够“轻便”地出现在任何需要的地方，能够使某些功能得到强化。然而这样做的同时，也使那些直接渗透到灵

魂深处的具体的情感性的东西慢慢被剥离，将之束缚于理性之框架，从而使得形式化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位于神话原初之地的内核，则随着时代的前行，越来越“隔”，终于渐行渐远渐模糊了。

(参 考 文 献)

- (1) [波斯] 拉施特. 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 [M]. 余大钧, 周建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131—136.
- (2) 阿布尔·哈齐·把阿秃儿汗. 突厥世系 [M]. 罗贤佑译. 中华书局, 2005. 10—26.
- (3)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 [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62—64.
- (4) 耿世民.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Z].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94—114.
- (5) 乌古斯可汗的传说 [M]. 耿世民译.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0.
- (6) 郎樱. 突厥史诗英雄特异诞生母题中的萨满文化因素 [A]. 仁钦道尔吉, 郎樱. 阿尔泰语系民族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 [C].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0. 150.
- (7) 李树辉. 乌古斯和回鹘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23—24.
- (8) 马长寿.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6.
- (9) 姚大力. 北方民族史十论 [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61.
- (10) 那木吉拉. 狼图腾 阿尔泰兽祖神话探源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24, 26.
- (11) 别克苏里坦. 关于突厥语民族的“狼图腾” [A]. 仁钦道尔吉, 郎樱. 阿尔泰语系民族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 [C].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0, 226—227.
- (12) 毕得. 萨满教信仰与哈萨克民间文学 [A]. 仁钦道尔吉, 郎樱. 阿尔泰语系民族叙事文学与萨满文化 [C].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0. 192—193.

Multiple Changes of the Narration of Wolf Ancestor in the Epic of Western Regions

LIU Zhen-wei¹, PENG Wu-qing²

(1.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Literature and History of Western Regions,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54;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46)

[Abstract] An epic is a complex of myth, legend, history and poetry, which represents the acme of aesthetic achievement in the heroic era. In epics, ancient mythology is still prominent in narrations. Though myths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e changes of myth narration in epics are inevitable. It is obviou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nto epics, myth narrations have changed remarkably.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myth narrations of wolf ancestor in the epic era in Western regions in *Oghuz Khan*.

[Key words] epic; *Oghuz Khan*; Western myth; the narration of wolf ancestor

(责任编辑 李红雨)